

闫善华 散文作品

品味镌刻古韵的营口

多年以前，营口这两个字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时感觉营口是离我很遥远的一个地方，是我无法触及的地方。我想，啥时候能去营口拜访曾经帮助过我的两位老师呢？只因那时我年龄还小，也没出过远门，加之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去营口的想法一直没实现。

这份跨越几十年丝丝缕缕的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不管岁月如何改变，我对营口的情愈加浓重。从青丝到华发，营口成了我心里的一份牵念。

特别是看到从千里之外寄来的《辽河》文学期刊，如同挚友寄来的礼物。每次翻阅我写的散文《天命逢君》等诗文，我都有与《辽河》相遇很晚的感觉。我只能通过这本文学期刊来表达我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无比眷恋之情，从《辽河》中不断了解营口。

我的好姐妹玉环前些年到营口定居，她几次邀我去营口，因一些事情，我始终未能成行。

这次我终于抽出时间来营口看她，而且能住上一晚。当晚，她为我准备了一桌美食，我俩边吃边聊这些年各自的生活和感受，都觉得有倾诉不尽的话语。

这座被渤海与辽河护佑的地方，连空气中都是充足的水分子，滋润我干涸的心。

第二天早上，在玉环的陪同下，我来到海边，欣赏我梦想已久的景色。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海边，但我对这里有一种亲近感。海水没有大的惊涛，只有细细的温润水波，抚摸着我的思绪，让我疲惫的心在这一刻舒缓。

柔润的风，吹皱了海面，也将我的心撩拨得沉醉，海水在我心里也打了个旋儿。

营口是辽东半岛中枢，位于渤海东岸，大辽河入海口处，早在二十六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有资料记载，这里曾是燕国之地，明代《全辽志》在盖州卫地图的左上角标注“西北到梁房口九十里”。东晋咸康二年正月，慕容皝率军自昌黎东践冰而进，至营口，在这里留下印记。在一八六〇年设置镇海营，故又有东西营子之称，又因此处为辽河出海口，又名“营子口”。

同时，此地处辽河入海口，是退海之地，形成陆地后，遗留下多条潮沟，涨潮时海水便把潮沟淹没于水中，因此，营口还曾得名“没沟营”。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中国的大龙邮票在这里发行，这里还是东北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华民族金融业的起兴之地，曾是东北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我们又去了辽河边散步。此时，

辽河岸畔的花都开了。我自嘲，这所有的花仿佛都是为我而开，所有的景色也都是为我而安排。我和玉环在花间留影，在岸畔留念，这里的一切景和情，都是营口给予我的一份别致的礼物。

我俩坐上游船，在辽河上畅游。游船到了码头停靠，有的人下船，有的人上船。我感觉这不仅仅是码头，也是人生歇息的港口。

玉环说，到辽河老街看看吧，那里也是营口文化的一个缩影。来到辽河老街，我被一座座古香古色的建筑所吸引，感觉仿佛穿越了时空。

特别是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市井生活浮雕，有帆船，有咸丰重宝、光绪元宝、乾隆宝藏的铜钱，有茶客摇着蒲扇对饮，有祥发粮栈买卖粮食做生意的场景，有拉洋车的车夫……百年老街繁华的情景再现，也是今天的人们留给未来的极其珍贵的文化瑰宝。

从辽河老街回来时，玉环给我带上辽河老街铺子里烤的薄薄的饼，有肉馅儿的，有果酱馅儿的。她说：“这是营口人特别喜欢的小吃，也是营口的味道！”

从营口回来后，我心里总是惦记着那片多情的水域。那里不再是一片简单的海，而是有故事的海，是令我愈发思念的海。

麒麟子

高晋旭

老夏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是从上礼拜开始的。

起因是他发现自己杀了一条同样的鱼。这话怎么说呢？时至今日，他仍然记得那条鱼，头上有个凸起，左边的须是断的。

打那以后连续七天，他总是从池子里摸出来一模一样的鱼。蹊跷得很。老夏寻思着，是不是同一条鱼呢？那岂不是等于把这条鱼杀了七回？

不说那鱼，单说老夏。老夏是个天生带鱼腥味儿的人，仿佛他就是为杀鱼而生的。这可能得益于他父亲早年在河里捞鱼的经历。子承父业后，小夏就成了老夏，为了端好这碗饭，他每天在鱼池和案板间起早摸黑地忙活。

老夏捞鱼一捞一个准儿，生孩子却不行。三十好几，没有一儿半女。老夏杀鱼特别在行，大鱼在鱼竿末端的网兜里打挺，像极了襁褓里哭闹的孩子。

老夏并不在意，穿着一双破草鞋，一脚搭在池沿的高处，一手拎起鱼尾往青石砧板上——摔，趁鱼被打蒙之际放在案板上，拿起鱼锺子胡噜胡噜，几下子，鱼鳞就像碎玉米粒

子扑簌簌地掉落下来，有的蹦进鱼嘴里，有的做熟后蹦进了老夏媳妇的嘴里。

也有人说，老夏的媳妇是鱼变的。要不咋成天要吃鱼。她得亏嫁到了老夏家，不然，谁供得起。他们却不知道，老夏媳妇根本不吃鱼肉，只吃鱼鳞。

老夏疼媳妇，就变着花样给她做鱼鳞吃，椒盐鱼鳞、铁板烧鱼鳞、鱼鳞靛汤、鱼鳞冻……普普通通的鱼鳞老夏媳妇吃到嘴里，舌头卷一卷吐出来时全换了新词：椒盐麒麟、铁板烧麒麟、麒麟靛汤、麒麟冻……用她的话说，这是等麒麟子现身呢。

老夏嘿嘿一笑，嘬着棉花疙瘩一样的嘴嘟囔，想娃都想傻了。

可是，老夏媳妇的肚子始终就像一团棉花疙瘩，软不拉塌的。这可难为了老夏，愁得老夏连饭也吃不下去。在街上捂着嘴巴来回逛，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他家的事。

镇上来了个江湖医生，给了两个土方，一个治牙的，一个治他媳妇肚子里的棉花疙瘩。老夏将信将疑，立刻跑到街东头把这方子拿给药房先生看，药房先生扶了扶圆片眼镜说，

妙，此方可一试。

于是，老夏家里挂起了鱼鳞串子。一串串，一行行，挂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上、晾衣绳上、墙根边上，鸡窝棚上，哪哪都是，反正满院子都是风，挂哪不是挂。也是从那天起，老夏媳妇像变了一个人，不再爱吃鱼了，确切地说是爱吃鱼鳞了。

这些天，日头长，风像猫爪子乱挠。老夏两口子就盼啊盼，从早到晚，就等着这些鱼鳞串子早点风干好捣面儿用，也好早点怀上麒麟子。不光如此，他们给这粉合计了个好彩头，叫麒麟粉。鱼鳞串干透了，老夏媳妇收了，两口子在屋里用手搓成面儿，放进草纸包里。

有一天，老夏正杀鱼，鱼第一次打滑，脱手溜回了池子，背鳍还把老夏的手指划破了，老夏的手指流着血。老夏回屋里赶忙拿起剩下的麒麟粉敷上，他按了一会儿受伤的手指，松开看时，血止住了。

后来，老夏终于得了麒麟子，承欢膝下。老夏依然每天把媳妇捧在手心里，做鱼吃，只是他身上的鱼腥味儿早已消失，变成了院子里那株玉兰花的味道。



我们筑路去（外二首）

张祖鹏

太阳踩着风火轮
不停地把我们追赶
月亮骑着千里马
不断地把我们鞭策
大山深处，乡亲们频频发出呼唤
地下沉睡了千万年的矿藏
都在望眼欲穿等待着上路

走，我们筑路去
为山区人民
开辟一条通往幸福的通道

走，我们筑路去
用推土机推平前方的障碍
用铲车铲除道路旁的荆棘
我们要为人类架起一座座桥梁
我们要为地球打通一座座隧道

铺轨机的希望不停向前延伸
桥梁飞架起一道道彩虹
除了一路向前，我们别无选择
当我们把修好的铁路
交付给人民的时候
火车的汽笛为我们一路高歌
山里人激动的笑容
就是献给我们最美的鲜花

悬崖峭壁上，点燃开山炮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株草
都生长着荒凉的历史
鸟儿从这里飞过
都想绕道而行

我们一群筑路大军
却在悬崖峭壁上
用开山炮点燃我们的激情
点燃山里人的笑声
点燃大山深处的一片沸腾
雄鹰时不时也来到现场
为我们围观助兴

没水，引山泉之水做饭
没电，让发电机带来一片光明
用开山炮向世界发表宣言
筑路者的面前没有险阻
筑路者的人生没有哑炮

高架铁路

每一座桥墩，都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
每一架桥梁，都有新的希望在延伸
矗立在大地上的高架铁路
像一条钢铁巨龙
腾飞是它最美的造型

不再担心受地面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交通史翻开新篇章
靠磁悬浮前进的复兴号列车
又一次改写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让中国的日子贴地飞行

行驶在高架铁路上的列车
总是准点起程，准点抵达
它创造的中国速度惊天动地
是拉动世界的引擎

看见一堆春天的火焰（外一首）

吴其同

三月
奶奶的笑
妹妹的笑
所有人的笑
像花朵
被春天捆成一堆火焰

春风在燃烧
春雨在燃烧
所有的花朵在燃烧

春天过后
奶奶的笑留下一堆灰尘
只有妹妹的笑
在风雨中穿行
青春
是一堆永不熄灭的火焰

暴雨

远方黑色的城池
如山般奔涌而来
有千万支利箭
扣在弓弦
待电闪雷鸣时
发动一场七月的战争

夏日的洗礼
总是以残酷的方式
就像父亲手中的鞭子
把岁月的沧桑
无情地抽打

心事

钟亚伦

想你的时候
我蘸着月光写下你的名字
想用它
给每一个星辰命名
想你的时候
你像温柔的潮汐
淹没我所有理性的岸
想你的时候
我期待与你相见
在布满绿荫的小巷
看鸽子如何飞上窗棂
看你，注视我的眼神
我在你的边界
渺小地萎缩着
虚构你和我的故事
但愿这份幻想
你永远不会知道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